

在美国 第一次KISS 第一说I LOVE YOU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她)爱你?

我大学毕业来到美国读书,9月开学的第二周就认识了老公,不过那时我们还只20岁,又是初到一个新鲜国家,所以整天就跟着本地的学生们瞎逛,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12月份忙完考试后,给他打电话,被他的roommates告知,他回德国过圣诞节。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却有些不高兴,觉得朋友一场,他怎么就不来给我道个别呢。

24日,接到他的电话,先是道歉,说走的匆忙,来不及告诉我,希望我不要生气,然后祝我圣诞快乐。

接到这个电话,我很高兴,觉得他是懂我的,知道我会为他的不辞而别不高兴。

我想,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到他对我有超出一般朋友的感情,不知道该不该称作爱,但那是 the beginning of everything。

他(她)什么时候感到了你的爱?

从我捅破我们之间那层窗户纸开始的吧。

话说转眼到了3月的春假,他跑来找找我,说是他的roommates和他想去DC玩,问我想不想一起去,那还用说?

第二天,他又说,他的roommates不去了,但他仍想去,因为听说DC3月的樱花很漂亮,他一定要去看看,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乍一听,有些不妥,但在学校过了一个长长的冬季,非常想出去走走,就答应了。转头他拿来一些旅馆的信息,问我是订一个房间还是两个,一个房间,可以省钱,两个嘛,那时自然,我们毕竟是男女有别,他说他怎么都行,由我决定。

我,作为一个良家女子,绝对是应该和他各订一个房间的,但是我喜欢他,希望和他多一些独处的时间,并且我觉得我信任他,他不会作我不愿意的事,那就一个房间吧,可如果说我订一个房间,他会不会认为我不稳重呢?

这两个念头在脑子里打了半天架,最后感情战胜了理智,我说,订一个房间吧,这样可以省钱。他如释重负般地嘘了一口气,说他也是这个想法,然后拉起我的手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在DC我们玩得很开心,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共拥一个被子,一起看电视,吃pizza,喝酒,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就着了。愉快之余,有些郁闷,因为我不知道他对我到底心意如何,说没感情吧,他看我的眼神经常不一般,说有意思吧,那为什么我们同床共眠3个晚上,什么事也没有?

他甚至都没有亲过我。

我的心里藏不住事儿,自己想不明白,就直接问吧。于是,最后一天,在寂静的Arlington公墓,我问他:

“现在有女朋友吗?”

“有,不过还没有彼此表白。”

“能告诉我谁吗?”

“我以为你知道。”一双绿眼睛紧盯着我。

“是我吗?”我一咬牙,用我的黑眼珠紧盯那双绿眼睛。

“当然!”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可是我们同住一室,你对我并不亲密呀?”

“天,我敢吗?你那么爽快就答应和我共一个房间,那是对我的信任,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我什么不能做啊!”

“那现在呢?”

“嗯,这里是墓地,不好kiss的……嗯,反正墓碑都差不多,不用再看了,我们走出这里吧。”

拉着手跑出了Arlington公墓,在马路边上开始我们的第一个kiss,说了第一个I love you。



老张不老,博五快要结束,博六就要开始。且慢,这博士咋读了五年还没读完?

这个问题已经被老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包括刚说话的侄子侄女问了无数遍,老张的耳朵都快起了老茧,回答也快把嘴唇磨破老茧了。

读个生物博士我容易么我。老张心想。

可是老张父母等不及啦,左邻右舍拼命地问:张爸,你儿子咋读书读到30岁还没个完呢?还真抓上瘾啦?怎么,到现在对象还没找上?看你们老两口闲的真是羡慕我啊……唉,不能和你多说了,我那孙子一准醒了……老张父母心里那个不是滋味呀。想着当初老张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他们为了老张跑在别的孩子前头,费了多大力气。老张这孩子以县第一名考上名牌大学的时候,老张父母多荣耀。后来老张又出国了,老张父母多扬眉吐气光宗耀祖。可是这跑着跑着,老张这孩子咋还是不争气,落到别人后面了呢。眼见着隔壁那跟老张同年的学习不好的王二孩子都光屁股满地跑了,学说广告词了,这老张咋还对对象都没个影呢。当然了,在老张父母心目中,老张那是老张他爸,而老张依然是张娃子。

老张很想把父母签过来玩玩,可是他离家五年,对父母的感情越来越捉摸不定起来。有时候他觉得心里很想爸妈,简直想到骨头里去了。但有时候吧,他想到父母那两张喋喋不休的嘴巴,他就恨不得离他们越远越好。

这周末给家里电话,张爸又唠叨了:隔壁王二他小子今天学会了一句英语了,见人都说好肚油肚。老张不耐烦地说,那都是哪辈子的英语了,人都说how are you。张爸气愤地说:你会说有啥了不起,人小孩说啥稀罕。你啥时候给整个小孩出来说好肚油肚你就烧高香吧。张妈一看苗头不对立刻从张爸手里抢过电话,边数落张爸“你怎么还老跟孩子急”,然后对老张说:“儿啊,最近有碰到啥中意的姑娘没?”老张说“中意的姑娘没碰到,小伙倒是认识了好几个”。张妈柔中带刚地说“你别老和你妈打岔,你和我和你爸也老了,再老都不能帮你们带孩子了……”老张打呵欠:“那个‘们’一撇还没有呢”。张妈的好脾气也受不了了:“你这孩子,咋就不让我和你爸省点心呢?你看隔壁王二跟你们同年的,小孩都学会说英语了……”每次电话都是这样的死循环,老张每次挂了电话都想,这人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当初小时候父母老是说“再和王二那没出息的厮混,小心我(你爸)打断你的腿!”或者就是说“跟着学好,跟叫花子学讨,你别老跟着王二学坏,不是人家讨饭你也跟着讨饭去?”结果这还没过三十年,就变成了“你看看人家王二,跟你一样大,不但媳妇娶了,儿子生了,这生的儿子还会说英语了。”

说真的,老张自己心里也着急。咋不着急?这眼看着大好春光陪着小白鼠度过,为啥那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姑娘她就是迟迟不出现呢?难道我老张真的是命犯孤星?不能啊。总结来总结去,原因只有一个:僧多粥少。

我的第三次婚姻是在来到美国过了十年单身生活,完成两个学位,经济基本上独立情况下,和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后碰上的,结婚主要是找个精神上伴侣(soulmate)。我的这位洋老公多我8岁,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苏格兰人,身材高大,性格温柔,有两男一女都成家立业了。但他有个中国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前世肯定是中国人。我从他那儿得到不少中国文化再教育,除了中文比他好以外,他对中国哲学,宗教的内涵(佛教,道教),中国的精华武术(内家拳),气功,东方家庭婚姻等方面的研究比我深刻得多了。

美国学文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学者中有一部份人对中国文化学习研究了一辈子,我碰到了几位后,深感到自己是万分不及。记得我还在Notre Dame时,有一次跟Alison(历史教授)和她丈夫,一对犹太哈佛博士开车从Baltimore去哈佛大学参加返校活动,在途中访问了A的朋友,她的父亲是美国有名的汉学家。在她家里中文藏书之多令我惊讶,她们阅读中国文言文之能力更使我吓了一跳。我可能在现代文上面,可以和她们交谈而已,因老父是中学语文老师,我在他影响下,语文还算是比同辈人高一些,但绝无像她们那样从容地阅读中国古代文言文。下乡的十年,我们这一代错过多少宝贵光阴,我们



老张结婚记: 娶个媳妇不容易

老张在学校五年了,除了第一年,年年接新生。可是接来接去接的都是男生。偶尔接到个把女生吧,安置下来后就杳无音信。很多女生刚来的时候都有海誓山盟的男友,纯洁美好的让老张不敢作任何妄想。等几个月一过这些女生同国内男友吹灯拔蜡之后,老张又发现她们不管丑的美的统统让别人捷足先登了。没办法,准让他除了带TA写paper做实验之外还得伺候小白鼠呢。有时老张甚至幻想,有一天某只小白鼠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偷偷咬他一口。他正要生气的时候,发现一貌美如花的白衣MM正咬着手指巧笑倩兮地看着他呢。

可是老张的白鼠姑娘依然没有出现,这春节一过,老张立刻被打上了30的标签。虽然老张自己一再重申这30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明明还未满29岁,可是老张爸妈不干了:“儿子,人家都说30而立,你咋什么都没立呢?书书没念完,老婆老婆没找到,儿子更是没个影。”

老张还想像往常一样打马虎眼过去,可是老两口认真了:“今年你安排个时间回来,我们托人找些姑娘你相一相。”

“那哪成?那没有感情基础。”老张嗫嚅地说。

老张爸在电话那头把眼珠子一瞪:“要个屁的感情基础!你要有那能耐找个有感情基础的,你也不至于到30了还光棍一条!”

老张想再次重申自己还未满30,可是想到电话那头老爸直飙而上的血压,忍了口气,陪笑说“行,我跟老板商量商量,今年回趟家,找个老婆给我爸生孙子!”老张爸再一吼:“这

是正经事情,别跟你爸嬉皮笑脸的。”

“是是”,老张无奈地说。老张的飞机一落地,老张就不是实验室那个勤勤恳恳伺候小白鼠的老张了。老张是学业有成年轻有为青年老张。这是老张爸给他的定位。老张对自己的定位稍土一些,头衔叫相亲别动队。本来他觉得此行是一个搞笑的主题,但当他见到已经老态明显的父母时,忽然意识到他爸说的是正确的:“这是正经事情”他决心把它当成一个project来搞。

第一个星期老张分别见了A.B和C。说实在的她们挺好的,长的挺好的,谈吐挺好的,家境挺好的,什么都挺好的。但是老张相亲的时候老容易走神,她们觉得老张这人挺不靠谱的。A说的是,你这个人挺好的,但是我不太想去美国发展,真不好意思。B说的是,你挺好的,可是吧我觉得我不适合你。C什么也没有说,礼貌地说了再见,就再也没有见过。

第二个星期老张又见了D.E.F和G。这四个姑娘也都挺好的,老张也没有再走神发呆,他开始进入状态。他觉得D虽然漂亮,但是学历有点低。E谈吐不错,但长的有点那个,还赶不上学校女生的平均水平。F挺有趣,但是她年龄小,他怕和她有代沟,跟不上她的步伐。G各方面平面上,但是怎么谈呢,略显精明,她甚至还还说“听说你们生物在国外挺不好混的”。

第三个星期老张见了H.I.J.K.L...他发现原来世界上单身的女孩还挺挺多的。但是他见得越多,她们在他心里就越平面,变得像一张张扑克牌。他抽一张出来还挺好的,再抽一张出来

也挺好的。但一张和一张之间,他看不出有什么分别。

于是后来,老张只好做了一张Excel表格,给她们每人各项打分,再加权平均。外貌的权重是20%,学历权重20%,会做饭权重20%……渐渐的这些活色生香的女孩子在他心里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数字:8.5, 9.3, 7.6……9.3不错,可惜9.3没有看上他。也许还是8.5好,会做一点饭,人也算温柔,妈说屁股有点大能生孩子……

一个半月的相亲生活,在飞机的轰鸣声中渐渐远去。老张定了8.5和另一个8.8的作为可行性发展对象,回到学校后继续联系。老张发现原来从未谈过恋爱的自己居然有不少恋爱天赋,可能是因为隔着屏幕看不到脸,老张的脸皮也就厚了起来。8.5和8.8都挺爱和他聊天的。再后来,老张就定了8.5,因为张妈听介绍人说8.5的个性好一些,于是就逼着老张和8.8断了。据说8.8为此还哭了,老张说不清楚,感觉也有点难受,但是既然妈说了8.5就8.5吧,本来就是为了爸妈找的老婆,还是听他们的吧。

老张和8.5谈了半年的msn恋爱,婚期定了,国庆。老张其实挺不喜欢国庆结婚的,但是老张的爸妈和8.5的爸妈都挺喜欢的,普天同庆嘛。所以老张又跟老板请假。老板有点不高兴,可是人结婚大事,总不能不让人去,但也很是给了老张几天脸色,并暗示像他这样老休六年毕业都挺困难的。但老张终于要结婚了啊,老张已经过了29岁生日,再过一年就要满30岁了。古人云30而立,又云先成家后立业,所以这家是一定要成的了。老张想到终于要有红袖添香了,心底挺高兴的。但转眼又想到自己要承担起一个家了,心底又有点乱。临近回国,他又开始想就这样和一个见过一面的人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仓促了。可是,一切都在准备之中,倒退也来不及。

直航飞机经过云层,上下颠簸着老张醒来了。其时老张正在梦里快速回放相亲过的ABCDEFGHIJ,以及后来的9.3, 7.6, 8.5。他恍惚地睁开朦胧的眼睛,看见飞机椅背上的飞机航路状态图,原来真的是三万英尺。他想起大学毕业时候吼的歌,悄悄爱过的女孩,想起她的长长黑发,透明眼睛,芊芊背影。她的笑声,她在操场上跑过的姿势,每一丝每一时都那么立体。老张不由得想出了神。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在和ABC相亲的时候会走神:他在想她。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在追女生的时候后知后觉:他一直爱她。原来他的潜意识里,是有一个女孩的,只是他一直强迫自己遗忘。只是这觉醒来的稍晚些。

老张的心有点痛,而他是一个待婚的男人。下了飞机,他要送给一个女孩戒指,向她求婚,虽然这事情早就计划好。她的代号是8.5,具体情况记不太清。但是,8.5也是个不错的分数了,毕竟满分只有10分。他倒是看过她许多的照片,所以他在她心目中,依然保留着照片的姿势。老张觉得这人有点乏味的苦,又带着点悲伤的甜。

不管怎么说,博士老张终于在父母的婆婆泪眼中,结婚了。

我和我的洋老公

这一代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是空白和倒退的。像她的这位朋友这样两代人,从父亲到女儿(她也已过五十岁),全心全意,专心之至把一生用在钻研中国文化的,在中国也是不多的。她们的生活又极为简朴,真使我敬佩。

在我的洋丈夫书架上看到易经,老子的道德经,孙子兵法,各种太极拳,从八卦掌,六合八法掌,瀚手门,形意拳到杨式陈式大架小架,当然还有各种哲学,心理学,婚姻学,有不少是到过印度和中国多年的学者的名作。他生长在天主教家庭,但他对佛教道教的研究和崇拜是深入骨髓。我不可不信这家伙是中国人转世而来。嫁给他,也有点怀疑是前世姻缘。

我们在中国除了教书以外,交友之中,因老公的关系,有不少是三教九流,打拳师傅和道士和尚之类。中国的许多名山佛教道教圣地,其实不少成了赚钱为主的旅游圣地。我们从南到北,去过不少名山:千山,狼山,南海观音山,泰山,华山……一进山门,先交百元,然后每个庙还得交费。他是个很奇怪的人,他说在这

些地方他并没有心通的感觉。每到一地,他也烧香拜佛,但绝不是他要的,他是专找大师交谈心得,但看来失望比获得还多。对他的高要求,我无法理解。后来他在沈阳太清宫似乎找到平静和满足。因他,我和长老成了朋友。进门也不必买门票了,常在那吃斋饭。他和他经常交流打坐静功之事。后来沈阳政府组织宗教界各头头去欧洲参观,沈阳安息日会的大教堂的传教女士看到我们和太清宫长老合照,她认识我和我厦门的大姐,就向我大姐讲了我和道士交友之事。大姐打电话,对我说:你千万不要乱拜哟,我告诉她,我们回到美国后,教堂还是照去,不会乱拜的,请放心好了。我是专程,起翻译官的作用,另外我对道教佛教也有十分的好奇。老公认为世界不同民族给他们的神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本质是一样的,例如圣母玛利亚和观音菩萨,都值得敬拜。他不相信迷信类的活动,但他认为人类敬神活动全值得尊重,那种“你的神不是真的,我的才是”之争论属人事不是神事。

每到一城市工作,我们就开始寻

觅高手之活动,根据以往经验通过外事组或市拳术学会去认识拳师,肯定会大失所望。只有下苦功自己去找,才有可能找到拳术高手的希望。我们一到沈阳就到中山公园和北陵公园去寻觅,真是起早摸黑。听说高手半夜就到林中无人之处练拳,天亮后就都走了。所以,早晨太迟去,只能看到一般练拳者,吃空气的。后来我们在中山公园有幸看到这位师傅。他其实不在沈阳工作,是在离开沈阳的叫新民的一个小城市上班。那几周他恰好补修回来,天天在中山公园和老朋友聊天练拳。我老公一看到他打过一次拳,就再也不往别处去。我们也天天坐在石头上观拳。后来我上去做了自我介绍,和他们认识上,老公诚心拜他为师。这位师傅打的是杨式太极小架传统套路。我老公一看到他打了三十九年了。这一套是很难学的,杨式但又陈式的处处缠丝。当他打拳时,是无法无形,就像一条龙,鼓荡起伏,若虚若实,随心所欲。师傅师娘是非常朴实的工人,十分值得敬重的一对。我们能认识他们纯粹是缘分呀。

一年后,我们工作签证到期,但他的拳还没学完,因师傅不是每周回沈阳。我们只好飞到香港改成参观者的签证再返回沈阳。在告别沈阳太清宫长老和道士朋友,告别他的太极师傅,这位老先生还流了泪。我真怀疑他的前身或许是沈阳人呢?